

己巳歲印行

洞冥寶

記

述古老人書



# 洞冥記卷一

關聖帝君鑒定

三丰祖師批評

洱源惟一子編輯

## 第一回 延康末至尊排劫運 庚子年五聖捧綸音

●五聖行宮紀錄仙官楊椒山先生降壇詞調寄一翦梅

清逸有  
仙氣

奉命垂書下碧天。笛韻悠然。琴韻纏綿。清風送我到乩筵。燭燦金蓮。香馥龍涎。特與諸生演妙玄。裁罷花箋。降罷瑤篇。奇書闡出永流傳。是好奇緣。是救生船。

話說洪濛既闢。人類以生。往古來今。歷朝更代。曾不記幾經太平。幾遭劫運。茫茫宇宙。問天無言。桑田滄海。感慨係之。上下千古。惡形與。衰為全書之籠罩。顧上古之人心。渾噩。故其享太平也久。即其遭劫運也輕。後世之人心。險詐。其享太平也促。而其遭劫運也亦益烈。善惡兩相。較具見根源。故劫運之來。雖云

天數。而原其造劫之萌蘖。實由人心。二句是此。書根本。人既造劫。天不能不應之。天非殘刻忍心。以待吾民。天固無可如何者也。原出天。心。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

自召。可知劫數之來。實由人召。人苟知悔。知懼。未嘗不可以挽回也。天。人。心。轉。處。無奈世人。夢

不畏天威。惟惡是作。惟孽是造。迨至天降大戾。乃諉之氣數使然。且有怨天公之不仁者。不亦惑乎。狂悖之極。這段議論。從何說起。因吾真久廁五聖行宮。忝任紀錄之職。凡五聖帝君經過事蹟。及一言一動。皆吾真耳聞目覩。親筆登諸冊籍。至今猶歷歷不忘。由世人得知。可歎近數十年來。人

感召大  
劫而反  
怨天憤  
憤之極

事變遷。儻焉不可終日。傷我心。幸賴五聖輔佐。上帝竭力維持。自庚子至今。真有補天浴日之

垂書挽  
其人係  
其救心  
鄭重如  
此

二句為  
世運盛  
衰升降  
之大關  
鍵亦即  
此書之  
大關

功旋乾轉坤之手。非阿諛使世無五聖。不知今日伊胡底矣。問堪其奈惡習傳染已遍寰區。一般  
 狂妄之徒。甘心隨聲附和。逐臭趨羶。仍復在醉中夢中。桀驁頑冥。殊難化導。可誅此輩狂逆。若  
 不悔悟。改絃易轍。則宇宙終無寧謐之期。可嘆是以聖帝別出心思。擬新創一種奇書。以作最  
 後救世之結果。婆心救世因命我從庚子以來。將五聖救劫始末。飛鸞紹壇。一一傳出。俾世界  
 衆生。大家知曉。方不沒五聖多年苦心。五聖欲世人改惡從善共樂今吾真既奉命發起編錄  
 此書。尋流溯源。必要從清朝末年。敘起。爾等可知。清朝末年。人心已壞。種下禍根。病機在此此書  
 孔教不遵。崇尙新學。綱紀漸廢。習染歐風。以至五倫不講。八德全虧。將文明禮教之中華。胥淪  
 為禽獸黑暗之世界。天柱折也。地維傾也。悲哉哀哉。痛哉痛哉是歲庚子元旦。上皇駕坐凌  
 霄。下望黑氣騰騰。布滿世界。不禁拍案大怒。曰。何下界之人。惡孽如此其甚哉。是不能不降之  
 大罰也。其將誰尤當時即曉諭諸天仙佛聖衆。並勅冥王。造具惡籍。速呈玉案。隨勅各部神將  
 天使。天丁。分布刀兵水火雷霆瘟疫豺狼蝗蟲旱澇饑饉等災。務令收盡惡人。以充劫數。懼否知  
 殲除之後。驅入冥府。永墮地獄。歷千萬劫。不復人身。長可知著速照旨。施行等諭。當日。上皇盛  
 怒之下。倒下此旨。衆神仙面面相覷。無不戰慄莫知所措。因同跪懇金階。求減劫數。在我亦上皇弗  
 允。各神祇逡巡而退。其時班中。有關帝文帝。呂帝。顏帝。大士。是為五聖。見旨已倒下。難以挽回。  
 而又不忍下民。受此慘劫。復聯班長跪。泣涕叩懇。聲隨淚下。溼透襟袍。淚涼如此上皇仍不  
 允。五聖因救民心切。叩頭泣血。一連跪懇七晝七宵。哀動至尊。感動至尊乃言曰。卿  
 等誠懇哀求。為民請命。朕豈無慈悲之心。但下界之人。造孽已深。無解免理。卿等有何良策。能  
 使世人改惡從善。消此黑氣。以慰朕懷。帝德好生無不見五聖同聲奏曰。如蒙至尊開恩赦宥。

試歌是  
詞如泣  
如訴  
縫上無

使下界劫難。從輕減免。臣等情願臨凡。分省飛鸞闡教。以化萬民。倘奉職無狀。甘罪無辭。大願無倫  
至尊聞奏。天顏為霽。喜動於色。謂五聖曰。卿等具此宏願。朕甚嘉之。但下界人民。陷溺已深。  
人心已死。化導良不容易。言可悲之朕熟思審處。當今時局。除飛鸞闡教之外。別無良方。上帝不得  
誰之人卿等既負此鉅責。各勤厥職。毋怠厥志。宏誓具在。勉旃慎旃。望民如此貴臣如此。已之苦心  
聖再拜稽首謝恩。領旨下殿。同至行宮。商量分省闡教之事。一一妥協。然後臨凡。正是不忍寰  
區遭浩劫。滿腔惻隱。救殘零。不知五聖闡教。從何著手。欲知其詳。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敗壞。風俗因之。聖帝特頒此書。以救人心。以濟世道。以挽狂瀾。字  
字金鍼藥石。非稗史可比。

開宗以人心善惡。感召禍福。已挈全書綱領。真得振衣千仞崗之勢。

●第二回 降善書神仙救世 鈔鐵案志士入冥

●五聖行宮紀錄。仙官楊椒山先生降壇詞。調寄漁家傲。

浩劫來時無處避。可憐世界遭顛沛。總為殘零多造孽。不早計。空空抱恨將誰懟。良善之  
家安且吉。暗中自有神天庇。勸爾衆生齊懺罪。立志氣。莫教禍到空垂淚。

話說五聖帝君在。玉皇案前。發下宏誓大願。願救下界生民。滅免大劫。當日領了。玉旨。降

下凡來。互相維持世界。拯患救災。凡有設壇之區。靡不降像示乩。藉警狂悖。觀音大士。或化作

乞丐以勸人。或裝作僧道而訓俗。尋聲救苦。慈悲廣大。世人無從得知。救世婆心不料是年春

夏之交。山東北京一帶。有拳匪紅燈邪教。肇惹出國際交涉。致八國洋人進京。乘輿播遷。賠

災浩劫重疊而來

世之治也。不治之時。

八九子同處一鄉。早已安排。

償鉅款。約計是年順直山東山西一帶。官吏軍民人等。死於刀兵水火槍礮疫癘者。不下數十萬人。其各省遭水火地震風雹之災者。不可勝計。誠浩劫矣。越八年戊申。清太后皇上於三日內。先後賓天。至宣統三年辛亥八月。武昌革命軍起。清廷鼎革。民國發見。又是一大變動。速丙辰丁巳。順直湖南粵東大水為災。沖毀民居禾苗。民之飢死溺死者甚眾。洎戊午冬廿二行。省均染大疫。死者又不啻數百萬生靈。加以南北不和。連年戰爭不息。民之死於槍林彈雨者。不可勝數。推原其故。總因人心大壞。道德墮落。病國無統紀。潰亂混弊。勢病平權是尚。自由為高。以致釀成種種慘劫。哀哉吾民。何以堪此。可幾乎莫救所幸戊午之疫。承氣湯人人懲前毖後。皆有悔過向善之機。故五聖帝君得以因勢利導。方方闡教。處處開壇。假神道以設教。藉木筆以勸人。降出不少的聖諭格言。藥方數但各省善壇雖多。而尤以滇西為最。故五聖抉擇於洱源之東南兩鄉。命興壇李生復誠。豫壇楊生抱一。入冥鈔案。續成八寶金鍼。疾礙惡中下二卷。又命紹壇之趙生篤誠。楊生定一。守一段生志一。侍。降演勸善寶箴。維立綱一卷。再命婉壇張生妙慧。集合各壇諸子。降演儒門救世金丹。起沈全部。再令各壇。生協力贊襄。降演出。上皇勅頒之五聖經誥一卷。頌揚至校正編輯之責。則令呂生惟一。統任之。極大統計此數部善書。完美盡善。其義推尊孔教。開參以釋道之旨。三教同源無非發明五倫八德之理。以救當時之弊。正人心而維風俗。胥賴此數部書。大提醒衆人無奈有等腐儒。視為老生常談。疑信參半。道不設教之旨。大家仍。甚且毀謗加之。誅更有等頑梗之庸夫愚婦。不信因果。報應天堂地獄。善升惡降之理。善書雖多。而宣講者如故。作惡者仍如故。殺故五聖常怏怏抱歎。愁悶於懷。恐悶甚麼一日。關聖帝君獨坐宮中。思念及此。慨然長嘆。忽然計上心來。不禁拍案叫絕。曰。是非演此書不

民胞物與聖澤無邊

淒涼哀豔無限深情

可猜各人掩卷此書一出。世界之人。尙有不信善。而敢於爲惡者。吾不信也。工化但演此書。必先奏明。無極聖母。金闕至尊。允準。然後再召集衆仙。開一大會。令諸天各各知悉。然後施行計議。已定。聖帝卽刻上奏。奉旨。允翼小翼心。次日卽遣功曹。照會諸天仙佛聖衆。準於某日。在五聖行宮開會。名曰萬仙會。功曹奉命去訖。屆日準備施行。你看聖帝具這種救世深情。真是堯舜仁愛爲心。禹稷飢溺爲量。世上的人。誰能體貼得這番苦衷。莫莫負苦但聖帝所擬頒演之書。是何等書。開會定於何日。均未得知。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敘次錯落。井井有條。如穿九曲明珠。的是仙品。

●第二回 關聖帝大開萬仙會 洞冥記新頒一部書

●五聖行宮紀錄仙官楊椒山先生降壇詞調寄解佩令

延康午運。世風不古。把綱常名教都拋撇。賴有仙真。費盡了許多心血。泛釣船。渡人情切。

莫迷本性。莫虧晚節。趁此時。念頭早決。收拾回家。要博得娘親歡悅。休糊塗。造諸般孽。

卻說關聖帝要新演一部善書。勸化世人。已經奏明。恭奉聖母上皇旨意。允準在案。爲甚麼

還要召集萬仙開會呢。因爲這部書。徹地通天。大有關係。得重要故不能不開會。說明一切。且還

有他要件。急待研究。事極機密。這且按下不表。且說聖帝開會之期。係訂於庚申年冬月十五

日。屆期聖帝命庖正在行宮。擺列筵宴。千餘席。十分整齊。衆仙乘鸞跨鶴。冠裳齊楚。濟濟而來。

悠然自得四聖亦到。酒至三巡。聖帝出席言曰。今日邀請衆仙。非爲別事。只爲如今世代。下界人民

正值三期末劫。三會龍華。三次封神。將要到期。好機我無極聖母。要度九二原人。還原返本。

扶出世人病根  
對症下書  
藥起死回生  
金丹也

山窮水盡絕處逢生  
書之宗旨蘊奧  
餘包括無

怎奈下界人民近數十年來受了邪魔纏擾異端邪說印入腦經心性十分糊塗是把三綱五常廢棄五倫八德拋開沈迷酣睡大呼不醒迷是以致造了無邊罪孽此時若不拯救恐大劫再降世界空虛此輩殘零盡流為地獄種子千秋萬世墮落堪悲其何以副我聖母之希望晉度原人以解母憂真大孝子雖近年來到處飛鸞闡教降出各種善書以資宣講然勸轉者固多而梗化毀謗之人亦復不少奈何奈何沒真法今日開會特請各位磋商設一善法救此殘零如有嘉謨幸勿吝教衆仙起立曰吾等下仙道卑德薄此事仍煩聖帝相機設法如果有化民之善術我等無不樂從衆仙且不能置一詞聖帝曰世界之人如中鳩毒非得靈丹妙藥不能起死回生吾關之意欲特傳一種奇書名曰洞冥記奇名要將地府各獄苦情天宮各種妙景一一傳出使世界之人知天堂之樂趣踴躍為善地獄之苦惱不敢為惡庶可以挽回世道人心惟此書煞有關係書中要將天堂地獄之情狀和盤托出洩漏許多天機遊冥生所到各宮各殿各獄尚望善為引導毋生阻力書成之日即有功於世界矣未識衆仙高見若何衆仙同聲合掌稱頌曰善哉善哉如得聖帝演成此書不惟有功於當時且澤及於天下後世矣三曹我等聞之十分欽佩願同贊成但傳此書亦不容易未審聖帝將此書付之何方何壇何人擔負責任我亦聖帝曰如今下界善壇雖多然靈根不昧誠信篤實者僅有滇省洱源東南兩鄉豫紹婉三壇諸子可任此事吾關明夕臨凡當以此書責成紹壇之趙尹二子楊楊四子段段二子而以豫婉二壇之楊張二子補助之不過一年內外而書成矣不傳於大邑通都之名士而傳於鄉僻壤之寒儒真是出人意表聖帝言畢萬仙離席告退各自回宮聖帝亦準備次夕下界臨壇囑咐諸子遊冥演記之事但不知次夕聖帝臨壇召集諸生如何囑託且看下回分解

●總評

聖帝為頒此書。而開萬仙大會。書之關係重要。讀者當自思之。帝君對衆仙演說一段。慷慨激昂。真是開胸破膽。讀之如觀鬚眉。

■第四回 紹壇奉命設乩沙 聖帝宣旨頒令劍

●五聖行宮紀錄 仙官楊椒山先生降壇詞調寄離亭燕

洱邑江山如畫。景物冬來蕭索。喜有寒梅先破玉。疎影橫斜籬落。雪裏暗香浮。恐被騷人尋着。今夕我來騎鶴。特為昨宵相約。攜得瓊漿並玉液。要與諸君同酌。拈韻和新詩。極盡仙凡之樂。

●關聖帝君降壇詞調寄滿江紅

叔季人心真險也。半多姦慝。欲手挽狂瀾無術。枉殫心力。大夢沈沈睡不醒。紅塵滾滾天昏黑。看可憐。世道走豺狼。生荆棘。青燐血。蒼苔蝕。蟲沙聚。成邱垤。望荒郊戰壘。恨填胸臆。家國流離遭巨蠱。禾苗蕪穢多蠹賊。到而今。盡是逞威權。施殘刻。

話說關聖帝君開會之後。次日卯刻。即降臨紹善壇中。飛鸞示諭。對諸生說明。要頒演洞冥記一書。將上項事說了一遍。並言明現頒來。玉勅令劍在身。敬謹供奉案上。令諸生敬謹焚香。聖帝先九叩行參。敬儀後令諸生十八叩行參。禮畢。然後宣讀。

玉旨其文如左

玉皇上帝詔曰

朕居上界 統轄諸天 乾坤永奠 六合泰然 變理萬化 總制三才 道高無上

瀟灑可愛

沈鬱頓挫既當

帝敬如無禮之賊 此無禮之賊 亂臣謹 子其謹 悼之免 得青龍



風情嬌  
娜

滿腔浩  
氣神韻  
悠揚

和詩妙  
妙是放  
翁小品

頒令劍以策虜生。鎮邪魔。實千古未有之奇事。而見於此篇中。豈非大觀。

第五回 城隍司先觀果報 黃泉路再看情形

●柳真君降壇詞調寄人月圓

蓬萊不少神仙侶。若箇肯降塵寰。多情老柳。攜琴跨鶴。獨到壇前。幽冥果報。天機祕密。未對人宣。今番頒演。和盤托出。的是奇緣。

●張桓侯大帝降壇詞調寄滿江紅

世道澆漓。欲補救也非容易。嚙手挽中原大局。仔肩獨寄。祇有神仙堅願力。江中穩把風帆。繫仗飛鸞降筆。勸人心回天意。今首演洞冥記。初發軔。休兒戲。須參觀善惡。詳明體例。天律昭彰。無錯誤。權衡賞罰公平。未到隍司。且作豹斑。窺牛刀試。

是日紹善諸子奉了聖帝之命。準備到晚遊冥。各人忽忽料理。不在話下。卻說聖帝回宮後。卽飭柳元陽帝君。張桓侯大帝。到壇賜符。以備遊冥之用。並派定柳仙鎮壇。大帝領導。定一試遊。先由本邑城隍署起首。吩咐訖。瞬息戊初。各候駕神。祇俱到。張柳二仙。因此次爲發軔之期。心中十分高興。要與諸生飲酒賦詩。此唱彼和。仙凡交感。快樂無涯。將近初更。大帝命人焚化冥衣冥鏹等物。命當方土地神背負。隨喚醒定一子起。賜酒三杯。丹一粒。大帝手提丈八長矛。步出壇門。跨上神駒。定一上馬相隨。大帝按轡徐行。口占一絕曰。初冬天氣覺淒涼。草木凋零爲隕霜。最喜滿輪明月照。馬頭風送嶺梅香。大帝曰。定一無妨。和上一首。定一依韻和曰。並馬西行趁晚涼。洱源城外月如霜。冥途迴與凡閒異。底事寒梅也發香。和畢。祇覺陰風慘慘。遙聞鬼哭之聲。大帝曰。將到隍司也。果見數差人手。拽鐵鍊。拘獲數十鬼犯。男女不等。一路痛哭哀號。

此段句律  
句天律  
犯者血  
河難免  
世入懷  
之  
為地府  
脈血河伏

絡繹不絕。大帝曰：此鬼役票提亡魂也。隨後又見數人，手持簿籍，分道而行。大帝曰：此夜遊神專稽查世人夜閒謀為不軌者也。暗室不可欺心正言閒，只見前面有一衙署，上懸一匾曰：洱源縣城隍署。六箇大字，金光炫耀。左右聯云：善惡由爾自作，賞罰在我主權。方顧盼閒，音樂大作，署內走出一官吏，向大帝前跪叩，詢之，乃隍司也。大帝命之起，隍司即將大帝迎入，定一子一同進至中廳。大帝正坐，定一與隍司側坐茶畢，定一即向隍司說明觀獄情由。隍司立遣判吏，領定一四處參觀。只見正廳左右，有廂房數間，淨几明窗，精潔可愛。室中之人，寫字看書，作畫毫無拘束，油然自得。快有此樂判吏曰：此乃善人接待室也。廳署之後面，兩邊設有牢房，圍牆高峻，門外拴有惡犬，猛獸數隻，形貌猙獰。內中犯人，皆鳩形鵠面，殼棘不堪，旋有鬼役將鬼犯拖出，在那裏鋸解挖眼，斬手，剔足，割腎，剜心，割鼻，刮目，並施及油鍋，確搗磨，捱各種飛刑，十分嚴酷。是又這楚定一係初次入冥，見這些犯人受此多般苦楚，不禁心驚膽顫，不敢久視。善人何懼轉步又到廳署之東北，見有一條血河，河水渾濁腥臭，難聞，令人掩鼻欲嘔。婦女裸體浮沈其中，血水灌頂口中，吸食，子母相抱，不能上岸，甚為悽慘。判吏曰：此血河也。的嗎也有其中之犯，多係淫賤婦女，損子墮胎，或不敬三光，對北對竈行淫，或夜起便溺，身體裸露，觸犯星月，或大小月及胎前產後，身體不潔，便進竈房，觸犯司命，或以下衣曬於日光之下，或以惡露血水潑於井竈之側，或濯不潔淨之衣服於長流之中，以致污穢水府。其他如不孝父母，不孝翁姑，不敬丈夫，不敬惜字紙，五穀如是種種罪狀，皆打入血池之中，不特婦女為然，即男子亦然也。婦人犯此罪家三分自犯者，加倍懷之，愷之。定一曰：世傳血污池，曩以為十殿冥府始有之，不料此小小縣治，亦設此池。且各種刑罰皆具，慘不忍觀，况冥司之大地獄乎？其慘酷更不知若何也。言畢，與判吏同見大帝。

略述情狀。大帝曰。此不過粗具規模耳。推開若窺全豹。非歷盡冥獄不可。東上今夕時辰尙早。盍隨我再遊黃原。以罄遊興。於是辭別隍司。出了殿門。命土地將帶來之冥衣等物。先賞賜了一半。大帝上了神駒。定一亦上了馬。定一在馬上問大帝。黃原距此若干遠。在何地方。大帝曰。距此約千餘里。直向東北方而行。前面有一寬闊大壩。荒涼寂寞。如古戰場一般。中有一條路。乃鬼差提挈鬼犯。必由之道。其中情形。不可不觀。師弟聽吾唱一歌來。

洞冥今夕新開幕。俺老張且恭賀。定一疑團今打破。地府天堂風馳便過。且把新詩和。幽冥師弟今初到。試略觀神明果報。將近黃原聞鼓譟。鬼聲悽慘哀號無告。落得空悲悼。調寄

青玉案

歌畢。大帝曰。師弟亦和來。我師徒好以行程。定一知不可辭。亦唱浪淘沙一闋以和之。鬼哭聲低昂。入耳心傷。行來頗覺道途長。到此不知身死活。無限淒涼。獨自暗思量。爲善

必昌。此言有理。細參詳看。罷冥情分善惡。歸勸愚盲。

和畢。大帝曰。你我師徒快快催馬。你看前面又是甚麼光景。定一定睛一看。只見一片沙漠。四望渺茫。陰風驟起。寒氣逼人。鬼聲啾啾。悽慘欲絕。對大帝曰。弟子觀此情形。傷心慘目。不欲前往矣。大帝曰。何必傷悼。你看前面有一草亭。你我師徒何不下馬。小憩片刻。爾就便作篇歌文。將此景況。逐一傳出。以勸世人。定一遵命。卽下馬。同入草亭坐下。拈毫而賦曰。

冥途迢遞兮。四顧茫茫。黑水氾濫兮。其流湯湯。風捲地兮。沙黃。月色枯兮。無光。天愁闇兮。淒涼。地沮洳兮。凝霜。豺狼叫嗥兮。虎豹成行。鳶隼飛揚兮。臯鵬翱翔。嗟彼鬼犯兮。四野彷徨。呼天地兮。喚爺娘。思嬌妻兮。戀情郎。泣佳兒兮。淚汪洋。悔不在生兮。孝高堂。五倫拋棄兮。八德

黃沙一片  
荒涼讀  
之令人  
悽絕

風致飄  
然欲仙

悲歌慷慨  
浩氣凌空

忘到此追悔兮枉悲傷。孽障隨身兮斗難量。將何時兮出獄場。上無衣兮下無裳。空自作手  
 足折兮身倒。黑索繫兮恐慌。鬼使怒兮勢張。刺錘擊兮利鋒芒。孽風起兮任簸揚。黃塵滾  
 滾兮人埋藏。此斷脰兮彼穿腔。白骨堆兮成岡。將誰怨兮我無良。到頭惟有  
 肝腸。哀求鬼哥兮望包荒。善為我辭兮稟閻王。我感爾情兮山水長。也是無益  
 定一賦畢。大帝曰。此文尚將真情實景寫出。可以帶回壇中。刊出勸世。俾世之為惡者。知此情  
 狀。則冷水澆背矣。如此極好恐言畢。時近五鼓。大帝命土地將冥衣錢財佈施訖。與定一出。了  
 草亭。仍上馬轉回壇中。大帝與柳仙回宮。繳旨定一亦甦醒起來。謂諸生曰。大帝臨行時。諭我  
 明夕要遊陰陽界鬼門關兩處。我已允之。但不知此兩處又是甚麼景致。且看下回分解。

●總評

遊地府先以隍司立其基。由近及遠。小中見大。黃原苦境。從未經人道過。此回方發其秘。

●第六回 陰陽界偷聆琴曲 鬼門關靜聽哭歌

●柳真君降壇詞調寄臨江仙

世外逍遙蓬島客。飛鸞屢到人間。寶筏撐出渡愚頑。問誰能識我。快快上蓮船。孽海波濤  
 淘惡也。勸君跳出深淵。好將大道細精研。幽冥觀果報。善惡甚昭然。

●張桓侯大帝降壇詞調寄滿江紅

怒眼圓睜。咱到處雷轟電掣。看世道人心危險。愁腸百折。八德沈於滄海底。五倫化作崑崙  
 雪。不禁俺為這些殘零淚流血。遊冥事真奇絕。望諸子肝腸熱。脚跟立定也。寸心如鐵。出  
 入幽陰毋畏苦。往來冥府休悲切。乘神駒踏過鬼門關。看情節。

話說張大帝昨宵回宮時。曾對定一言明。今晚要遊陰陽界鬼門關兩處。諸生已將各項預備齊整。本日戌刻各候駕神祇已到。柳真君張大帝亦先後來壇。與諸生清談片刻。到了亥初。真君鎮壇。大帝仍領定一子前往。當時大帝出了壇門。跨上神駒。定一乘馬相隨。向東北方而行。半雲半霧。飛騰迅速。一路之上。祇覺寒風凜冽。陰氣逼人。黃沙迷目。黑霧蟠空。鬼哭之聲。不絕於耳。定一見此景況。心中害怕。不覺毛髮直豎起來。大帝曰。汝休恐怖。待吾吟詩。以遣愁懷。詩曰。冥途跋涉爲誰來。可恨癡迷太不該。夢入黃梁難醒悟。名登黑籍尙徘徊。可憫可悲甚仙真術盡飛鸞筆。神道方窮設夜臺。頒演洞冥心。至苦殘零可願上蓬萊。督願喚大帝吟畢。命定一亦和一律。定一和云。攝魂垂訓洞冥情。仙佛慈悲度衆生。欲化幽囚歸淨土。誓將地府作蓬瀛。亦願山川跋涉形神瘁。道路蕭條鬼白鳴。感謝天君時保護。書成功德定崢嶸。和畢。催馬直前。忽見前面有數鬼差。提挈來無數鬼犯。有行者。臥者。顛蹶者。男女等等不一。身帶枷鎖。繫以黑索。那些鬼差在那裏扯扯拉拉。怪狀不一所拘之鬼犯。不肯前進。鬼差又用皮鞭毒打。大帝勒住神駒。對定一說道。我師徒且莫忙走。試看看這般情形。聽他們說些甚麼。定一卽兜住馬。洗耳靜聽。只聽那些鬼犯說道。有的說如今好懊悔了。悔遲有的說我真遭晦氣。有的說難舍衆親戚。有的說難舍兒合女。那人說我婚喪事未畢。那人說老母七十幾。那人說難舍房中美貌妻。見你真心那人說難舍情郎如魚水。何不令他一那人說今年好生意。那人說今年要去應選舉。可惜有的說倉箱穀米堆。有的說我家貧如水洗。有的說我在生懂道理。有的說幸未曾訶風罵雨。有等說我也曾把陰德積。有等說我也曾把善功累。積累得多惟願此一去。闍王放我回鄉里。夢想叫鬼哥性莫急。我再將房屋修理。我再去收收錢利息。

我再去把租石取怕你擊男婚女嫁事完畢 那時節不消你來提 我自然會來尋你 那

鬼差聞言大怒道 到此閒你想回家去 恐怕不能由得你 這陰府刑法不隨意 你不

必藉故推諉 你須好好往前去 不然 莫說我這無情鬼 定要打折你的腿唐突那鬼

差話尙未說完 大帝與定一子在馬上聽見這些粗言俗語 不覺鼓掌大笑起來 大帝道 師弟

你看這般鬼犯 已經提掣到此 他還要想回陽 真真可笑 他口中說在生會積功善 如果積有

功善 何至被這鬼差陵辱 可見世上有等人 外面假裝修善行善 考其實在 何嘗見他修出一

點真善來 總是嘴甜心苦 欺人實以自欺者 比比然也 卽如這些鬼犯 到此地步 他還要打冒

詐說他在生也曾積了陰德善功 大可笑也哭不成哭但這般鄙俚言語 雖是下流社會口吻

聽來令人噴飯 然亦有趣 師弟無妨 記起帶回壇中 用以勸人 聊作解人頤可也方起死回生

定一日 弟子遵命記下 就是大帝曰 師弟快快催馬前行 定一拍馬跟隨 一霎時間 又歷過了

許多山坡 忽見黑霧中現出一道金光 石壁上寫有陰陽界三箇大字 左右有短聯曰 半人半

鬼 分陰分陽 旁邊又懸一牌 定一撥馬就而讀之 乃是十王奉五聖通勅諭文一道 其略曰

照得三期末劫 正人鬼共度之時 午會延康 實仙凡同修之日 是以宗風大闡 聖教宏開 神

仙飛鸞於乩壇 善士觀獄於冥府 俾明果報 以資勸懲 匪惟世人得受其陶鎔 卽幽冥亦沾

其福利 吾十王等 恭奉

五聖勅令 大中華國滇西洱源紹善大壇弟子 親奉

上皇玉旨 頒演洞冥寶記一書 傳世舉凡地府關津隘口官吏 理當保護迎送 並宜掃除淨室

敬謹招待 以表誠虔 其一切孤魂野鬼 尤當潛形遠避 不可妄生阻攔 倘不遵令 一經查覺

讀之如聞其聲 然景宛然 大帝之笑 不是亂發 是因此一善改惡 而此惡從善 一應此值 千金 經此一 笑仍估 惡不悛 者真非 人也

何等鄭重

定予收入無閒。永不輪迴。切切等因。奉此。爲此仰關津隘口官吏。並一切鬼由等。一體遵照。可也。此諭。

實貼陰陽界曉諭。

當時定一子將通勅論文讀完。大帝已不見了。心中焦急。催馬前行。約走了四五里許。只見前面有一官廳。趕到廳前下馬。方欲詢問。忽聽門內琴韻悠揚。有人唱歌和之。定一肅然靜聽。其歌曰。

末世人心如蛇蠍。痴愛貪嗔誰斷絕。箇箇爭名逐利忙。銀錢是你心頭血。子不孝兮父不慈。結髮夫妻中道別。朋友無信弟兄乖。五倫喪盡綱維折。博奕飲酒不顧親。狐朋狗友誇相得。損人利己逞豪強。害命殺生心最熱。釀成瘟疫與刀兵。水火蟲蝗饑饉劫。收爾敗類入陰曹。剝皮抽筋又拔舌。萬死千生刻不停。憑你張儀三寸舌。吁嗟乎。地獄輪迴何日空。令我傷心喉梗結。

歌罷問定一子可曾到否。喚他進廳飲茶。定一整衣而入。向前行禮視之。乃大帝與一冥官在廳內鼓琴唱歌者也。大帝曰。吾二人歌曲爾曾得聽否。定一曰。弟子已竊聽誌之矣。大帝曰。師弟快快飲茶數杯。今晚事完就要起行。二人辭出上馬登程。向鬼門關而進。更覺景物荒涼。慘人心目。只見左右有路兩條。善惡一上一下。上條路道途平坦。兩邊設有酒肆茶坊。來往之人冠蓋輝煌。都是騎馬乘車坐轎。優游自得。並無愁苦之容。何等下條路道路卑溼。崎嶇坑坎。雪積泥濘。甚難行走。道旁栽立椿木。罪犯高吊其上。路上之人俱是鬼使拘來的犯人。蓬頭赤足。垢面裸體。手拳足折。痛楚哀號。這樣定一視之。心中不忍。問大帝曰。此兩條路相距不遠。何以

此境此情亦甚可悲

苦樂迴若天淵。千里之遙大帝曰：上路之人，善男信女也。在世積有大功大善，五倫八德，不虧三從四德，兼備壽終之後，隍司接引，親送至陰陽界。又復送往一殿，參觀地獄，查明功善，或授職天曹，或投生福地。故雖死而亦逍遙自在也。善報至若下路之鬼，皆狂徒潑婦也。在生十惡八邪，無所不作。五倫八德，三從四德，毫不講究。惡貫滿盈之日，由隍司票提押解至此。復由陰陽司遞解一殿，擊鏡臺前，照明罪孽。然後再查黑籍，發往各殿，照律治之。惡報定一聞言，深哀憫之。向大帝前代為求情，減免罪苦。大帝未及回答，忽然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向罪犯身上亂擊。府地我師徒趕速前進，馬行得快，瞬息之間，果又走了二三百里。定一問大帝曰：可要到鬼門關乎？大帝曰：未也。師弟你看前面，還有幾支山嶺阻隔。最近這山嶺，是何名目，爾可知道。定一曰：弟子初次遊冥，未曾經過，不詳其實。還望大帝指示。大帝曰：此即世傳之思鄉嶺也。我師徒也要到彼一遊，速速催馬轉瞬之間，果然又到了山下。大帝與定一將馬拴住，二人攀援而上。定一問思鄉嶺的原由。大帝曰：這支思鄉嶺，山最高峻，陡險異常。凡新亡之鬼魂，拴鎖到此，準其一望家鄉，以感動其生離死別之情。鬼魂登山，果然望見家中燈火熒熒，兒女啼哭之聲，亦了了聽聞。惟是山太陡絕，下視壁立萬仞，可望而不可即。只得哀號頓足，徒喚奈何。定一登至山頂，祇見那些厲鬼，手執鋼叉，不許罪犯久立觀望。衆鬼犯依依不舍，汪洋下淚，飲恨吞聲。委頓下山，甚覺悽慘。大帝吟曰：思鄉嶺上鬼倉皇，望眼睜眸淚兩行。兒女雙雙偃柩側，親朋濟濟聚靈堂。分明隔絕歸陰府，尙欲哀求返故鄉。笑煞亡魂癡蠢甚，不由老子為悲傷。定一亦和一律云：拋妻撇子別雙親，頓足哀號慘煞人。回首望鄉成木主，傷心落淚溼衣巾。憐他殼骸情堪憫，論